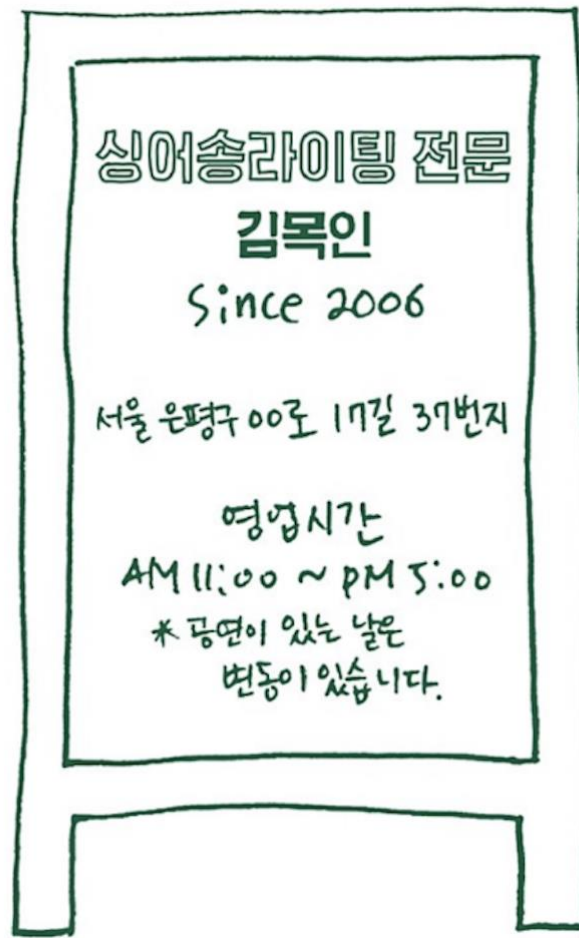


김복인 지음

리틀채널



音乐为生

一个唱作人的一年

作者：김목인

目录

序	1
第 1 章 唱作人，我的职业	3
音乐人们的 1 月	3
唱作人的概念	7
对实体专辑的思考还在继续	11
在 KTX 列车上产生的灵感	15
从备忘录到歌	19
第 2 章 演出的季节	23
123 小型演唱会	23
演出当天的紧张情绪	27

序

当我在写作《音乐为生》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把许许多多的音乐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从古典乐指挥家到世界文明的唱跳歌手。“是啊，我们的职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要不要来听听看我们的故事呢？”

其实在广阔的音乐界中，我只是在韩国 indie 独立音乐界这一个很小的领域活动。如果把音乐界比作大企业的总公司，我所处的地方大概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小分店，我的写作也只限于我所处的“身边即世界”而已。

与其说我是在写音乐职业一般是什么样，不如说我只是和大家分享我作为音乐人的细碎日常。各位读者想要从我这狭小的视角窥探更广阔的音乐界的话，相信大家是希望我尽可能以还原日常的方式来描写的。

我是一名在音乐界活动了 15 年的唱作人。刚开始的大概五六年，我以乐队歌手活动，后来开始单独活动。因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像淡入淡出的动画那样，慢慢开始着手去做，又慢慢收尾结束，所以很难界定某个阶段开始结束的准确年份。正式搞音乐也是从爱好和工作之间的界线的某个地方开始的，单独活动的感觉也是“不知道哪一天就开始独自一人进行演出了”。其实正式活动几乎是没什么能停下来休息的时间的，但人们见到我总是在问“你什么时候办演出”这样的话。

现在我坐在房间里抽点时间写这本书的草稿。为了清楚地给大家说明我的工作，抱着要保持头脑清醒的觉悟去洗了头发。书桌上布满了凌乱的物件和打印的歌词纸。今天下午还要和周末一起公演的另一位唱作人排练。

歌词纸下盖住的笔记本电脑里储存着我构思的第三张专辑里的作品。桌上铺满了省着用也总不够的交通卡和便签纸，还堆满了从演出工作人员那里收到的保暖贴。

年末的时候发给制作人的歌曲样本还没有收到进行下一步编曲的消息，所以暂时先放着等一等。

因为工作的空白期很长，笔记本电脑一直放在我五岁女儿的书桌上，被她贴满了彩条和贴纸。几天前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连上了电脑，戴上耳机准备工作，女儿突然拍了拍我的后背说：“爸爸你要用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用电脑看电视呢。”

现在孩子已经去了幼儿园，写小说的妻子去了附近的咖啡店写作。就快到午饭时间，得抓紧了，半透明的窗里已经透进正午的光线了。

第1章 唱作人，我的职业

音乐人们的1月

对音乐人们来说，1月是相当空闲的一个月。像熙熙攘攘的派对一样热闹喧哗的年末，随着除夕夜钟声的敲响，仿佛约定好的那般安静了下来。中旬的时候和音乐人们打电话问候，大家都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嘛，没办法”。我对这种情况也感同身受，不过即使这样，我也挺喜欢1月的，像洁白雪地一般的1月。谁也别来联系我就好了，我想做今年在这雪地上第一个踩下脚印的人！

为了可以随时开始作曲，我清理掉了书桌上覆盖着的资料，重新整理了房间。我想着今年一定要发专辑，把正在制作的曲目歌名都写了便利贴上，贴在墙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我把要做的事情调整了一下先后顺序，“作曲”总是以第一顺位开始，然后一直被往后拖延，现在我又重新把它提到了最前面的位置。我还找了一点作曲的动力，比如在 Youtube 上看现代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的视频，看他用 T 型尺和剪刀剪裁交响乐乐谱，然后用糨糊拼贴进行作曲。

我把已经结束的事情相关的文件拖进了电脑桌面上一个名叫“演出相关”的文件夹里。这个文件夹名让头晕目眩，不知道要怎么完成这么多工作的我舒服了很多。演出日要准备的事情越多，文件也越乱七八糟：修改了好几版的曲目单、介绍词、个人资料、演出者发来的音源文件、扫描好的乐谱、不知道谁发来的或者是我在哪下载的公演照片。这些已经过去的东西都被我塞进了文件夹里。

和我比起来对技术方面更熟悉的那些音乐人们的新年展望是开启一些新项目或是购入新音响装备。1月之后见面的话，大家都会在作曲室或演出后台的角落里亲切交谈，分享自己新升级的东西。这种真实感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张老照片，爵士乐演出者们在俱乐部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的场景，大概他们不是在聊什么爵士乐新革命，搞不好就是在讲自己升级了什么新设备这样的内容。

关于音乐项目或者是装备有关的内容是根据我自己的推测来的。“我要开新项目了”的意思可能是发誓“今年一定会好好做音乐”。“那个谁买了新乐器了”的意思是“那家伙终于下定决心了啊”。也常有互帮互助的情况：有人买了新乐器，那我就不用买了，真令人高兴。大家都各自在以自己的方式展望着新的一年。

演出提案或者一些外部的工作联系通常在2月份纷至沓来。我们的工作和社会上其他领域的工作像是处在跷跷板两头的关系，一头忙得紧锣密鼓的时候，另一头反而松弛空闲。如果每个公司的新年工作动员大会都用观看演出来代替，或者流行用开派对的方式鼓舞士气，减少“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情况，那么音乐人们的1月将变得劳累奔波了。年初是人们需要集中工作的时期，我们在年末没来得及松口气，现在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了。所以再次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时间常常是其他人的休息时间。年末其他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工作，其他人工作的时候我在计划着休息，悠闲地度过1月。

这样看来的话，准确来说，我的手机会在2月2号下午1点响起。为什么是2月2号呢？在企划公司的角度，1号未免显得太工作狂了一些，隔上一天吃过午饭开始打电话，要显得好很多。似乎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联系的电话在2号蜂拥而至。这么说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很有人气，有这么多电话打进来，但别忘了这已经是新年过去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某个工作干了十年的话，就常常会有烦人的电话和每年反反复复要做的事情出现。这个时候就要自己调整好，能不能以好心态迎接这些杂事，将决定这一年的气氛。

如果1月都过去了还没能摆脱去年的疲劳感的话，接电话都不爽快。这些电话好像是要抢占我未来的一年一样，接到联系后不久就会收到各种各样活动的提案，近一点的话在3月份，远一点的在10月份也有。还有在新的一年里一起合作些什么的长期性的提案。我到底能不能协调好这些计划和提案呢？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开始犹豫不决。

也许他们在急切地等待事情推进，但我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描写这些企划者的联系，是为了鲜明地向大家说明我难得想把重点放在工作上时的这种心情。我的身

份是作曲家，再怎么拖延，不开始作曲的话，心里就不踏实。又因为作曲不是那种每天都能有固定工作量的事，所以想多留出一点余地。“得专心起来了”，我抱着这样的想法，从松弛的间隙里立马投入到这个步伐飞快的世界里去了。

1月既悠闲又焦虑，因为着急的事情在年末之前想修改也没法修改。12月的某天，我从电车站出来往演出场所走，回想起去年的12月和前年的12月的场景，那时候也是一样在去往演出场所的路上。这样的想法成为了我常用写歌素材中的一个关键词：“人生的循环”，但这样的写歌灵感被“人生就是这样年年循环往复的吗”这样虚无的眩晕感掩盖过去。

演出结束就回来作曲，这样的场景光是想想就不容易。演出的完成，除了实际要付出的时间，还需要很多别人看不见的能量，以及和各方的人打交道合作。每到年中，我总有一种“不知道在忙什么，但好像也做了不少事情”的感觉。桌上布满了演出之后留下的痕迹。然后慢慢地转换到了“好吧，就这样过到年末吧”这样的心境。与此同时，我领悟到占据我工作的两大部分对于我而言的意义。

演出：通常其他人的提案开始

作曲：通常从我个人的动机开始

我无时无刻不在这两件事之间探索和调整。不过音乐人也不是游离在普通社会生活之外的，只不过很难清楚地作出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区分，比如讲出“大家都在周日休息，而我在周五休息”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把1月空出来，只是做做计划。几周过去，有一种好久没演出的感觉，新年的首场演出会直接在舞台上进行排练。负责介绍的主持人过来问我，是否能

用“独立音乐歌手”这样的称呼来介绍我。我回答说，就说我是“唱作人”就好了。

“唱作人就是全部了吗？”，主持人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充分。这就是全部了。唱作人，这是对我的职业最准确的描述。

唱作人的概念

最近如果在某个场合让我做自我介绍的话，我会说我是“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唱作人”。每当我说到“唱作人”，常常引来“哇”声一片。好像我这么强调了似的：我不是单纯的歌手，而是**唱作人**。

但和其他很多职业一样，我的职业也被社会想像成了过分夸张的形象，甚至和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样，但对于其他不了解的人来说是唱作人实际的样子是很模糊的。

我介绍自己为“唱作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称呼最好地概括了我的工作。有时候这个看起来有有异义词（原词为“Singer Songwriter”）会被误以为是“Singersong？”加“Writer 作家”这样的合成词，其实是把“Singer 歌手”和“Songwriter 词曲作家”放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词，就是既唱歌又写歌的意思。

在法语里，唱作人用 ACI（Auteur-Compositeur- Interprète）这个单词表示，包含三个部分：作词者 Auteur，作曲者 Compositeur，表演者 Interprète。这么看来，唱作人这个职业的肩膀上要承担的角色又重了不少。

虽然叫唱作人，但也不代表非得是唱歌又好，作曲也一流，所有事情都能独自包办的多才多艺的人。我们把这个职业当作是包含了这几个要素就行。有时候，知道我是唱作人的人常常会露出惊讶的表情问，“刚才唱的歌是自己写的吗？”。这就像是惊讶于医生既会看诊也会治疗一样。演唱和创作，二者合一，是这个职业本质的特征。

简单地用图来表示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

唱作人 $\neq$ 歌手 + 词曲作家

唱作人 = 歌手 $\times$ 词曲作家 （“ $\times$ ”的意思类似共同合作。）

也就是说，对唱作人来说，写歌和演唱不是单纯地合在一起，而更像是混合后会产生化学效应。只看歌曲的话，琅琅上口的歌词和短旋律混合起来，才能制造出绝妙的效果。少了任何一项(或者任何一项没什么意思的话)，整体效果也会是0。所以，用乘号来表示它们的关系，比加号更合适。

歌曲 $\neq$ 歌词 + 旋律

歌曲 = 歌词 $\times$ 旋律

当然，只看演唱实力或演奏实力的话，唱作人里也有很多非常出色多才多艺的人。但并不是说要掌握这两项后才能成为唱作人，就像小孩子哼唱一样，同时随着旋律唱出歌词，唱作人基本上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

这么看来，会有很多唱作人只擅长演唱和演奏自己熟悉的歌曲，其他歌就唱不好，或者是有的歌需要更多技巧所以没法演奏。知道这些之后，和唱作人一块去KTV才不会太失望。

私底下或是在KTV，我也偶尔会听到有人取笑，说作为歌手连基本技能都没掌握。某种程度来说，韩国几乎人人都很会唱歌。如果说有人自己是歌手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怎么着也得唱得上多少以上的高音，或者至少要掌握某种程度的演唱技巧。向这些人去说明唱作人这个职业，可能多多少少像在对牛弹琴了。

事实上，唱作人的历史很长。阅读关于音乐历史的书籍就会了解到，我们的音乐前辈们在海边一边弹奏竖琴一边吟唱史诗。弹着玄鹤琴写诗的人们，广义上来说，也可以把他们看作唱作人。如果考虑更直接的流派联系的话，唱作人这个概念可以算是开始于大众音乐开始盛行的1950~1960年代。

在这个时期，鲍勃迪伦吸取传统音乐中的精华，开始创作歌词复杂的民谣歌曲。也是在这个时期，战争结束后的巴黎，现代版吟游诗人们开始在卡巴莱（歌厅式

的音乐剧，集合喜剧、歌剧、舞蹈、歌曲等多种形式的表演）里和着钢琴或吉他，唱起诙谐讽刺的歌。

在此之前，歌手们通常是从作曲家那里收到写好的曲子然后进行演唱的。现在这种方式也依然占据主流音乐市场的一部分：作曲家们点石成金、创作无数大热曲目，歌手们则负责将歌曲很好地进行消化。

可这种安全稳定的创作方式无法满足当时新时代的需求。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如果想要表达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些或沉重或复杂的题材，就需要更简单、更敏锐的方式，也就是直接由歌手来作曲。所以唱作人制作的音乐中通常强调了独特的故事性。

随着摇滚音乐全盛期的开始，唱作人在乐队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至今唱作人和乐队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乐队的成员都是以唱作人的身份活动，摇滚乐队当然是要自己创作歌曲的。优秀的乐队本身也必然是优秀的唱作人。

唱作人可以看作是自己作曲的歌手，反过来看还可以是在舞台上露脸的作曲家。人们不仅享受音乐本身，也很享受和音乐家情感沟通和感受人情美的过程。听着作曲家讲述创作歌曲背后搞笑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悲伤的曲子也能让观众们会心一笑。知道某首曲子是音乐家克服艰难时期创作的歌曲后，可能会让观众对这首歌有更深刻的情感。

唱作人的音乐像是每个人的独幕剧，不仅仅展现音乐本身，还有唱作人的一举一动和他的性格，都在无声中传达着这些信息。

比起唱歌，一开始我对乐器演奏更感兴趣，而且是作为乐队成员开始活动的，所以那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唱作人。那时候是几个成员一起头脑风暴写完歌词，或者是我接着其他成员写了一半的歌词继续写下去。（我不知不觉中意识到，三四个人一起演奏的歌曲写起来更简单明确。从故事性角度来看，比写我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合奏的歌曲有一种愉快的对话感。）

这个时期，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有一些歌曲小样，这些歌因为带有比较私人的情感，在乐队里唱起来有些尴尬，所以被我排除在外。开始独自活动之后，我重新审视了这些歌，想着反正也是要独自活动，所以想毫无保留地用这些歌去试试更多样的歌曲主题。我用当时的歌准备了第一张专辑，把自己当成一人乐队，准备在编曲上多下点功夫。但制作人跟我说，唱作人的音乐，演唱的感染力更重要，所以比起编曲，要在演唱上多花点时间。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创作的歌曲是典型的唱作人的音乐。我的歌和自我超乎想象得紧密联结在一起。

对实体专辑的思考还在继续

从望远站地铁下来走十分钟就到作曲室了。这里不是我的个人作曲室，是厂牌的办公室。厂牌是指小型唱片制作公司，企划和制作特定风格的唱片专辑，并负责宣传和管埋。

我不经常来作曲室，只有偶尔要进行简单录音或者要开作曲会议的时候会来。我从出第一张专辑开始就和现在的厂牌一直合作。其他别的工作室是没什么事情大家也会聚在一起的风格，我们这儿是只有大家有事要做的时候才会来。我常常通过公司代表（我的制作人）那里才会听说其他音乐人的录音工作近况，然后拜托他帮我传达问候。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间里有两只猫。没人的时候它们也守在这里，见证了很多很多歌曲的诞生。我们之间常常开玩笑说这两只猫的耳朵也受了不少音乐熏陶，一定很有音乐品味。工作室层高比较高的地方用隔断隔开了，外面宽敞的地方用作办公空间，里面做了隔音用作录音或者排练演奏的录音棚。如果用到像三角钢琴那样需要在大的演奏厅演奏的乐器，就得去外面租别的大棚子录音。我们这个录音棚主要用来制作类似广播电台里放的那种比较简单轻巧的音乐，或者录一些人声和乐队合奏。当然，这里也有不少直接录音制作发行的音源和唱片。

今天来开专辑会议了。我得重新调整一下本来松散的日程，把下一次会议前需要完成的事情定下计划。办公室各处角落里都堆着专辑库存的纸箱。一面的墙上贴着发行的唱片的封面。我的两张专辑也在上面。现在要准备下一张专辑了。

我播放着之前和制作人往来制作交流过的所有曲子，默默地听着。音量忽大忽小的粗糙的 demo 样本从耳机里流淌出来，有的只有一小节；有的风格有些怪异，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写下去所以暂时搁置；还有一些就算是样本，演奏听起来也太过于随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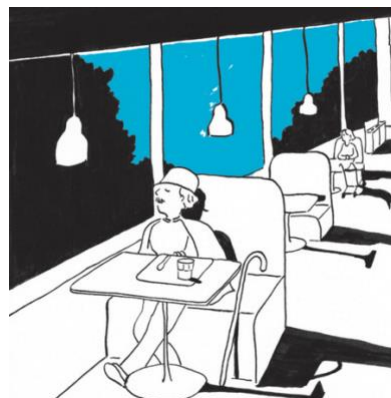
那段时间过得飞快，演出的同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写了歌没能马上去录音，所以积了这么多曲子。有几首以项目主题基调为主写的歌，也有和其他人合作的曲子，但要放在新专辑的歌还是要另外准备。

我希望构成一张专辑的歌曲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制作人也认为专辑有了明确的主题概念之后再进行作曲才会出好的作品。现在听的样本里我们都觉得要舍弃一部分，再用新的歌来填补。说起来容易，但要扔掉已经做好的东西，重起炉灶是一件很茫然的事情。

构思专辑的时候，通常会先整理出 7~8 首歌，找到贯穿它们的核心概念。找到核心之后，会放弃掉 2~3 首不合适的歌曲，在录音之前再写 5~6 首歌出来。歌曲常常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偶然写出来的，除了相同时期创作的歌以外，很难找到它们主题上的共同点。但把所有的曲子放在一起用心听的话，会找到可以做成一张专辑主题的有趣的连接点。但问题是，这个过程很花时间。

这就类似要在捡来的贝壳里找出适合搭配成一条项链的贝壳那样。能用上的贝壳不够的话，虽然得再去一次海边，但比起第一次茫然地捡贝壳，这一次去就有了捡拾的方向。首先找到连接起所有歌的核心概念把专辑名定下来，这就好像打开了灯，给这些歌曲照上了新的色彩一般。这样一来，要填补的空缺部分也变得明确起来。

专辑一辑以“音乐人的自画像”为主题收集了曲目。二辑的中心主题是“复杂的视线”，我认为这是我的歌曲的特征。这次的三辑我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出来，把专辑名取为“X 先生的一天”，把这个想法发给了制作人。但问题是主人公的一天里要去哪还没有定下来。如果有人替我把主人公的散步路线画出来，把现在去过的地方和要去的新的地方都表示出来的话，我看着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但如果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



一辑封面：《音乐人自己的歌》

二辑封面：《一束视线》

三辑封面：《X先生的一天》

如果有人在我旁边一起参与的话，也许会安排这个主人公卷入一些什么事件，或者让他去旅行。或者可以把专辑按照主人公从早上到回家的时间表来分配 12 首歌。但是，创作者们总有一些微妙和严格的标准，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只知道我不要什么，真是固执。

作为音乐家，我需要发挥才能的部分是要在这 11~12 首歌里，通过适当的省略和集中的描写，形成强弱对比，来描绘一个“虚拟的空间”。因为是用耳朵听的专辑，不像绘本那样可以用眼睛看到。悠闲漫步、在某处驻足的那种感觉是用音乐表达出来的，而非语言。这样的想法让我困在了迷宫里一般，又反反复复地开始听样本。

因为我是在制作实体专辑，所以苦心积虑地考虑专辑的构成。有人可能会问，在音乐流媒体时代，发表包含几首曲子的实体专辑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世界上有为了制作专辑而开始做音乐的人。只要在 cd 机圆盘上还能放点什么，对于实体专辑的思考就不会停止。

而且专辑依然有着象征音乐活动里程碑的作用。不断在推出音乐项目专辑或是单曲，人们就会持续好奇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出来呢。

我认为衰退的文化与其说是在消失，不如说是像压缩文件一般被压缩后藏在角落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就要好好压缩，保留它特有的魅力。文化是一个圈，此消彼长，流行的东西会变得不流行，不流行的东西总有一天又会回来的。

反正人生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的人认为紧跟时代变化潮流很重要，但也有人认为追求一直以来热爱的并且持续热爱的东西而活更重要。

在为了 12 首曲子的构成而苦恼的时候，我依然是想着那些用 cd 听歌的少数人而制作的。虽然现在我的歌也在流媒体平台或其他一些新的渠道上发行，思考专辑构成的时候依然是抱着“有人在某个地方打开了专辑盒子，满怀期待从第一首开始听”这样的想法去制作专辑的。

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和制作人仍聚在一起冥思苦想。

在 KTX 列车上产生的灵感

阴雨交加的阴沉沉的4月中旬，我和唱作人 Siwa 和黄浦夏，还有纪录片导演金恩硕要一起去木浦新港公演。此刻正在 KTX 列车上，我们的座位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和旁边的乘客商量了一下，把座位换到了一起。偶然聊到写歌遇到的瓶颈，Siwa 问到两个人怎么写歌的问题，我们都各自开始回忆沉思。即使没有这样的对话，我最近也在整理着关于写歌的思绪（因为要写这本书）。车窗外不知道是乌云还是山，绵延一片。

要是这天在列车里的经历意义深重、回味悠长的话，在大家靠着打瞌睡，或者回家后，我大概会简单地留下一些记录吧。歌词大概会是以这样的开头吗？“车窗外绵延开去的是什么呢？不知道是乌云还是山。”

如果只是因为出了趟远门，抱着得写点什么的想法，机械性地去打开本子，然后写下“我们在去木浦的路上了呢”这样的歌词，那和实际体验比起来显得也太寡淡无趣。

写了几首歌以后，我发现前者这样的句子比后者蕴涵了更多的东西。“车窗外绵延开去的是什么呢”这样简单一句话，出乎意料地成为不错的歌词，紧紧抓住我的视线，注入了丰富的情感。

问题是接下来要写什么呢。以微妙的情绪开头，要接下去写并不容易。“不知道是云还是山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映入我的眼帘呢？”这样想的话就很难接下去。为此，我一般在当时会至少写下一小节的歌词。

“……不知道是云还是山绵延开去。Siwa 问我怎么写歌，我思考着该怎么写歌。推车经过，列车员阿姨推荐了卡曼橘饮料，一边给我冲泡粉末一边开始跟我讲在列车上碰到的名人的故事……”

不这么详细地写下来的话，几天后、几周后、几个月后再回想就会很难再感受到那种微妙的情感。实际上只写下一行的备忘录基本很难会被写成歌（虽然偶尔会成为其他歌的素材）。

写下一一定量的文字之后，就能慢慢回顾这文字里包含着的东西。我看到的窗外的风景是反映了我那天的心境，还是只是描绘了韩国各地风光，通过这些备忘录文字我的记忆变得更清晰，也让我不再苦恼要怎么写歌的结尾：我想要么写我们一行人都目不转睛看向窗外的样子，要么写不知怎么车窗打开了。

我在随手写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哪些部分会有被写进歌里的价值。随着时间流逝，有的文字依然躺在备忘录里，有的总是吸引着我的视线，仿佛在展示自己的存在感，告诉我这该被加进歌词里。

虽然常常是有了某个想法然后把它写成歌，但从写下的一些句子本身把它发展成歌的情况也有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歌，不是说歌词的内涵有多绝妙，只是作词者用自己的语言表现了想说的内容而已。

平时那些细微的感情和想法，如果没有写下来慢慢咀嚼体会的习惯的话，心里大抵只会留下粗糙的概念，生动的语言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虽然某一天的日常会以歌曲的形式永远留存下来，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和某人在某地要去做某事，这样的细节和简单的所思所感也会留存下来。我写歌词感到枯燥无味的日子里，除了这些无聊贫瘠的日常以外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是翻看着这里那里随手写下的备忘录，让自己开始动起来之后，又能再次写出细腻的东西来。

越是抛开一定要写成歌的这种想法，越是有不少意外收获。有不少人会去参加一些研讨会，从试着随手写一点东西下来开始，为了还不存在的一首歌，定下规定的字数来写歌词。大家不知道作词作曲的专业知识也好，像拍子和旋律这样的歌曲构成要素不用学也是有意识的。

细节上的调整以后再说也行，首先最重要的是那些生动写下的文字。潦草记下的备忘录里，首先假定已经有了歌曲的旋律，把这些写下的或是自言自语的东西记下来很重要。这样写惯了以后，心里流露出来的东西，就自然而然，不用强迫自己也能写下来了。

要是有人把我按着坐在房间里，给我出命题作文“请把在 KTX 列车上的感受写成一首歌”（而且要是没觉得有什么感受的话），那我肯定就会开始闷闷不乐地进行一番编造。我对自然而然流露的东西有信心，但要对虚构的内容也有信心的话，得要上一段时间。如果我确信自然发生的事件有记下来的价值的话，反复回想那个场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对我而言那是更重要的主题。

举个例子，我有个习惯，在家门口踩上台阶打开玄关门之前，总会有这样的想象：想象自己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会想起此刻我打开门的这个瞬间。我不知道这个想象本身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说，反反复复出现的这个想象，早晚会在我的歌词里占据一席，这种可能性很高。

实际上，我在《现在这瞬间》这首歌的一小节里，就写了这样的场景。虽然我依然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有时/我踏上台阶打开门/忽然间/虽然是之前在家门口也看到过的/相同的风景”

这不是为了写歌而写歌，可以看作是“将意味深长的场景填满取景框”的过程。最近正在作曲的专辑里，反复出现的经历给出的线索姗姗来迟。某一天在新村散步的时候，我想到了能把十几个 demo 小样合在一起的连接点。已经开了很久的夜店消失了，我望着那片空荡荡的空间，从前面走过，我的身影和那个瞬间的空气，让我有了想要去创造一个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拟人物形象的冲动。

我不是第一次在市里游荡，但大多数时候不是怀着这种要创作的心情，而是因为创作不顺，心情支离破碎。所以那天在市里的无言的瞬间让我感受到这种心情本身

就值得成为主题。自那之后，我对每天走过的熟悉的街道和擦肩而过的事物多了一分关心，并把它们都记了下来。

摊开空白的速写本，发问：“先生，您要画点什么呢？”，这样来看的话，产生创作灵感和这个过程并不太一样。写下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东西，如果这成为习惯，就几乎不会再出现拿出白纸来一本正经写歌词的情况（除了接到其他的委托）。相反，是去选一些可以进一步写下去的备忘录内容，接着可以续下去的部分写一点，或者是把相同的内容重新安排结构。我大部分时候写歌是这样的情况。

不是备忘录里充满了我的歌曲灵感，而是这备忘录本身已经是灵感了。

从备忘录到歌

坐下要写歌的时候一般我会备好备忘录、乐谱、铅笔、橡皮和木吉他。虽然偶尔也会在钢琴旁边作曲，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吉他。乐谱是用来记录歌曲结构的，不一定要把音符写下来，一般会在五线谱上面标和弦和小节，这样歌曲结构就会很清楚。

最重要的东西是歌词的草稿。把笔记本上写的草稿整理后打进 Word 文档里，然后再在电脑上修改编辑。先作曲的人会哼唱着旋律来想歌词，我则是先写了歌词的初稿，然后想象歌曲旋律的类型。因为直接把歌词完稿比较困难，准备初稿有点类似烹饪节目里备菜的感觉。

我常常记录工作相关的备忘录，很关心怎么去高效记录。有段时间，我一天只做备忘录计划，却一件事也没有完成。我一直在翻找做过哪些记录，这是导致我迟迟不前进的一大原因。

为了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或是方便瞟一眼就能了解大概，得先知道备忘录都写在了哪里。《高效备忘录》的诀窍：我有的自我提升类书籍比音乐类书籍还要多，所以在那一片找更好一些。其中最神奇的事情是所有笔记都是用一样规格的本子写的，写完一本之后我会全部整理到 Excel 表格里（例如，第三卷 第十三页 《黑白照片》初稿）。这样一来用关键词搜索就能定位这些笔记了。虽然有点儿本末倒置，而且最近我也没这么做了，但感觉真的想好好搞作曲的话，这方法值得一试。

我喜欢看一些展示独特工作方式的书或是视频，即使不会实际运用这些方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就算不是音乐领域，某个工坊的工具、小说家的笔记、建筑师的图纸，这些东西总是很有魅力，给我一种大家都在非常努力着的感觉。

最近我主要用最质朴的空白本子和 Word 文档这两样来记录。我随身携带笔记本，让自己维持一种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在创作的心情。想多写一点内容的时候我就会用 Word 文档。写完之后把文档题目标上日期、天气和关键词放进文件夹，这样找起来

就很快。最近有很多人会用手机备忘录或者笔记 App，但我感觉不太会打开看，所以不太用这些软件。手写的那种速度感和我的歌比较搭。

有时，选好笔记作为歌词内容之后，会直接哼着想出旋律。也有时候是从之前录音好的旋律里选一些合适的去配。这样的连接工作是创作歌曲的开始，抱着吉他，就像是要把旋律和故事这两块布紧紧地缝在一起。头上某个部分感觉还不错的话，就会开始把剩下的部分也合在一起。

为了说明方便，我只提到了旋律，但音乐里不只旋律这一样东西。特定风格音乐的节拍和和声也是在这个阶段创作的。但是往往写下来的东西是那些隔了一天还能演奏演唱出来的歌词和和弦。虽然短暂的练习可以只用手机快速录下来，但我个人喜欢写在乐谱上，所以会简单地用音符写下旋律来。

作曲初期会很经常用到录音设备。但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录音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电脑硬盘上会堆积出来很多类似的草稿。慢慢我感觉到，同时写几首曲子，然后和演奏者们交流谱子的时候，这样只需要写下一些基本的东西，细微的差别可以之后再打磨精进。要掌握一首新曲子，通常只要告诉演奏者们和弦进行、大致的旋律和节奏风格（例如 6/8 拍华尔兹或摇摆舞曲等等），更细微的差别会通过编曲给 demo 音源“加点料”来表现传达。

在不搞音乐的人眼里，作曲的过程看起来可能很像变魔术。但作曲与其说是从无到有，不如说是从作者建起的音乐仓库里找出合适的东西来修剪。

即使没有学习过乐器或是接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每个人也都有创作一首简短歌曲的能力。看小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即兴地创作歌曲，这其中就包含了作曲家工作的基本形式：小孩子们重复相同的旋律，或是对旋律做出一些变化，如果还有空拍的话就用“耶”这样的哼唱结尾等等。而且，孩子们不会有先入为主的“这样的旋律好像在哪里出现过”这样的想法，反而更加自由奔放。

如果说音乐人有所谓的“手艺”的话，那就是对各种风格音乐的构成有更多的了解，能敏锐察觉旋律和歌词是否贴合，以及感觉到不贴合的时候知道有哪些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

另外，写歌的时候，演奏实力和绝对音感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必须的。比较古典音乐和大众音乐的作曲过程会发现，大众音乐人通过合作解决了古典音乐家独自磨练的部分。如果音感不好，就拜托音感好的同事听一听；如果碰到微妙的和弦，很难用乐器再现，就向更了解复杂和弦的人请教。“没错，就是那个音！”得到答案之后记下来就行了。

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开始写的曲子就像有生命的生物体一样摸索寻找着自己的方向。有时候旋律走在前面，等待歌词的加入；有时候歌词走在前面，等待旋律的奏响。这个过程中选择哪种方式，每个作曲家都不一样。像我一样比较注重故事性的作曲家往往会给歌词更高的优先权。也就是，歌词和旋律的写作进度差不多，再需要写几句的时候，我会先优先写词。

歌词量不足要补充是最辛苦、最耗时的事情。第一次写笔记的时候，就算写下再多的内容，要一次性把它们做成完美的歌曲是不可能的。无法解决单句歌词里只有三个字的尴尬情况，我会无限反复那个小节，甚至出现了“所有的歌要是一个小节能结束就好了”的这样安逸的想法。

为了找到已经写好的那部分歌词下一步指向哪里，通常会把歌词读好几遍，然后唱一唱。这样一来，感觉下一小节还能有些什么，慢慢地就想出来了合适的内容。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就会试着在 Word 里快速地再打一遍歌词初稿。具体的用词每一次写的时候可能都不一样，受到打字速度感的影响，可能这一次会写出比之前更多的分量来。即使是相同的内容，由新的字词组成的句子会给人一些新的视角。

一直要牢牢记住的是，歌词比起写文章，更像是在说话。如果备忘录不是文字，而是向某人要传达的话，我们即使犹豫不决，不知道要说什么好，随便说两句也就

足够了。而且日常说话比写歌是做得多得多的事情。好歌词的标准就是有意犹未尽，想要继续说下去的感觉。

举个例子，如果把歌词想得太像写文章，就会想着要去符合起承转合这样的规则，变得矫揉造作。如果只是想象成说话，就会用一些日常短语，比如“嗯”，“就是说啊”，“好吧”这样的话解决掉一些歌词写作里卡住的部分。

也许正因如此，在写词的时候，没有响彻空间的隆隆的钢琴声。我在认真打印歌词初稿的时候，妻子就会过来开玩笑说，你不会是用打印机作词的吧。

“嗯，去买吉他弦之前，要先去买 A4 纸。”我一边说，一边看着打印机吐出纸来。

第2章 演出的季节

123 小型演唱会

5月中旬，唱作人福泰打电话说正在亲自策划演出。打算租用望远洞一家名叫“不知怎的”的店的地下空间。音乐人 Hanh Vad 先生的项目（准确地说是他项目中的一部分《Amatuer Amplifier》）也正在招募。福泰的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所以这是他暂时休假前策划的最后一场演出，概念是音乐人和观众都能轻松带上孩子一起参与的公演。

我不经意随口说出的话，不久后变成了演出的标题：《孩子们分别是1、2、3》。宣传物料的试案也到了，数字1、2、3设计成可爱的样子，排列在上方。

我们决定在六月初之前见两次面，定好演出的曲目和结构，同时进行练习。我们要各自准备一首有关孩子的歌，还有一首以父母的视角写的歌。还会邀请其他两个乐队过来帮忙演奏。

《福泰和韩君》（夫妻二人乐队）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节目单了，名字叫做“盼望着孩子”。这些歌曲饱含着父母在艰苦的育儿过程中苦中作乐，暂时回忆各中温馨的心意。歌曲后面有“呜呜呜呜”的和声，我们决定用 Hanh Vad 先生和邻居家的孩子爸爸的声音来试试。

Hanh Vad 先生好像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曲目，所以一时为难。做一个好爸爸和为了孩子们写出好歌是不相关的两件事，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有点难堪。福泰提议把 Amatuer Amplifier 里面《一年四季的哭泣者》这首歌作为基准，描绘睡得很沉的儿子和在一旁守护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场景，Hanh Vad 先生也觉得这样的想法很不错。原曲里呼吸机的声音由我和韩君弹奏吉他来表现，福泰负责母亲的唱段，用“我的孩子啊！”来开头。

现在轮到要来解决我的问题了。我有想到一首曲子，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我们银昊的小脚真漂亮/唰得一下就穿进袜子里/先把大脚趾穿进去/其他脚趾也跟着穿进去（完）”

在银昊更小的时候，他穿袜子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把这个写成了歌。因为公开出来听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把录音发给了大家。时长太短是个问题，其他两个团队也以各自孩子的故事来发展，试试加长一些内容。

我回到家和妻子说，可能打算用这首歌，她一下子就把第二部分给写出来了。

“穿着这双小袜子/去上幼儿园了呢/去游乐园玩了呢/去了很多地方呢……”

果然不把音乐作为职业，写起歌词来就会这么顺畅吗？

演出虽然有些忙乱，但气氛很热烈。考虑到带孩子来的观众可能会在中途进进出出，我们把座位安排的比较稀疏，后门也一直开着，还准备了分给孩子吃的零食。

从只有1个孩子的我开始，Hanh Vad先生负责“2”这个部分，然后是加上肚子里的一共有3个孩子的福泰和韩君。分别演出完之后，我们会一起登台演唱合作的歌曲。在各自登台前，我们会播放自己孩子唱歌的幻灯片。

我在想今天的演出是不是只能算成功了一半。确实演出者们的状态没有平时那么好。有孩子的演出者是这样的情况啊，原来这样的演出不仅仅是表演给观众看。但仅仅是可以带孩子过来看演出，这样应该会让家长们更轻松舒服一点吧。我的演出部分结束后，我也回到后台正在玩耍的银昊和妻子身边，久违地享受了其他两组的表演。

某一天我和妻子说，我想象为那些独自育儿的人们开办一场演出。不管怎么想，还是在白天办比较好。要提前说明演唱会可能会比较闹哄哄。比起连续集中长时间的演出，最好是以较短的几个部分组成，中间还要安排几次休息或者准备一些背景音乐。还要准备一些能吸引孩子注意力的零食……

但妻子说，独自育儿的人想要的演唱会不是这种，而是有地方可以托管孩子，自己能享受火热的演唱会。果然是这样的吗？

演出前，我们和去原州上完音乐课程辛苦归来的 Hanh Vad 先生以及家人们，福泰和韩君，还有他们肚子里的第三个孩子一起去吃了中餐。银昊在外面吃着腌萝卜块，一边期待着叔叔会不会给他买酸奶或者糖吃。

突然回想起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去福泰韩君四口之家玩的时候，他们用美味的意面招待我们当午餐。我们在聊着作曲的事情，但每当孩子跑过来要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打断，突然忘掉对话进行到了哪里。

我聊着一些和制作人共事的方式，福泰和韩君跟我讲了养育两个孩子的同时做音乐是有多么不容易。简而言之就是两人组没办法合奏。因为两个人里总有一个要去照顾孩子，虽然可以轮流着练习，但是要一起合奏练习就很困难，要准备新曲目的时候就更困难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和孩子们愉快地相处，并且坚持不懈地一直制作音乐的夫妇，实在令人尊敬。每次爸爸妈妈演出的时候，舞台上会放一把椅子，老大知音就坐在舞台上，这简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工作是需要制作人的类型。我们聊的时候还说到，好像得去乡下闭关几天录音比较好，开玩笑说早晚得招一个照顾孩子的人来（虽然那个时候孩子们也已经长大了）。福泰和韩君还说如果我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应该也会很好。

制作人的工作需要站在肩膀上，去把握全貌。可是我已经有点在生活和工作之间挣扎，在考虑当制作人到底能不能行，就算不当制作人也会尽力帮上点忙。已经因为制作专辑给整个家带来压力，现在又收到让我做制作人的提案，不得已只好指望妻子了。好好地制定下计划，尽量用最少的日子来录音。把孩子托付给父母，计划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工作，对此俩夫妇都点头赞同。

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中餐厅又聊着同样的话题。我们发现维持日常生活的同时做音乐是不可能的，所以下定决心迟早要好好制定计划，安排好日程来推进。对此，我们都更加悲壮地点点头。

（又过了两年的现在，福泰和韩君的第三个孩子宝音健康地成长着，在那期间，两夫妇改变了工作方式，一边维持正常生活一边做音乐。我听说那段时间里做的曲子里第一张单曲专辑就要发行了。第一首歌是我们一起制作的《望着孩子》。）

演出当天的紧张情绪

现在是大型演出那天的早上。这次的演出是1个半小时，平时一般就30分钟，这次明显觉得漫长了不少。说实话，比起时长来说，我要一个人撑起全程这件事让我更有负担。制作好的海报图片比想象的要华丽，负责人很自豪地说到处做了不少宣发工作。但他知道这一点吗？此刻演出者心里的一个角落产生了“安安静静，发了也谁也不知道就好了的”那种退缩情绪，我正在和这种心情做斗争。

准备大型演出的时间也更久，晚上8点演出的话，大概4点就要到场地。距离比较远的话，要预留2小时提前出发的时间。心理上的准备，甚至从早上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开始浮现在脑海里。比如说，我昨晚偶然读到了一篇有关演出者体态矫正的文章，产生了共鸣。我在唱歌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抬头的小动作，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是个小问题。头会压迫到喉咙发声，引起身体的紧张。但是前一天，即使喉咙比较紧，也得按原计划照做。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吉他调音器也变得不太稳定。也不是说出了故障，只是偶尔会没反应，换电池也没有改善。演出中途拿出手机用调音软件来调音也比较困难。所以无可奈何只好买一个新的。得在去演出场地的路上找一个乐器商店，所以出发的时间又要提前了。

虽然感觉能喝上一杯咖啡就好了，但之前不注意喝完一杯咖啡，晚上那会就开始口渴。据说人上午11点左右身体会自然产生一种叫皮质醇的物质，得在这个时间之后喝比较好。饮食方面也是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比较好，不会碰辣的 and 重口味的东西，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道理。

和往常一样，如果是晚上演出，上午就会和平时一样处理一下其他事情来度过。但这种日子又怕上午这些事情的余韵会一直蔓延到晚上，所以克制着去做。一起演出的贝斯手有一句经常说的话：“有演出的日子无论如何都要花掉一整天的时间的。”这句话太正确了。所谓“一天干几件事”，比起体力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意志力，得有多次转换状态的能力才行。

这样微妙的紧张感的反面，也有努力去无视这种紧张感的时候，让自己尽量拥有平常心，不要过分关注一些东西。“这次演出的服装是不是有些不同”或是“需不需要再准备一些乐器”这样暗示这次演出和平时不同的心理活动要努力去避免。只想着不过是舞台更大一些，泰然自若地把演出完成就好。不要以秒为单位去计数，慢慢来吧。大师们不也都这样吗？越是看起来放松，越是朴素的服装越显得特别，不是吗？但这么想着我又失去了信心：我又不是什么大师，搞不好这样看起来像是控不好场。

但我还是决定像平时一样去做。就当没听过这曲子一样去演奏，今天演唱和演奏应该也能自然而然地进行吧。但还是感觉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那种奇怪的紧张。歌词的每一个字好像活字印刷的视频那样在我脑子里一直飞来飞去。即使是背下来的歌词也好像在读视频字幕一样，某些部分还会像是被模糊地抹去一般。唱完一小节，到了那个模糊的部分，我的嘴是应该半自动地像平时一样唱下去呢，还是慌慌张张地停下来呢？我尽量避免自己产生这种想法。

我要做的就是保持乐器教材里第一章说的那种状态，像是轻轻握住鸡蛋或是乒乓球那样。头顶像是被悬在天花板上那样放松，但又保持着不会倒下的状态。就这样我只希望今天下午我可以以这样的状态坚持到演出场地。我会像去看别人演出一样进入场地，排练的时候也抱着“觉得今天的演出会比想象顺利”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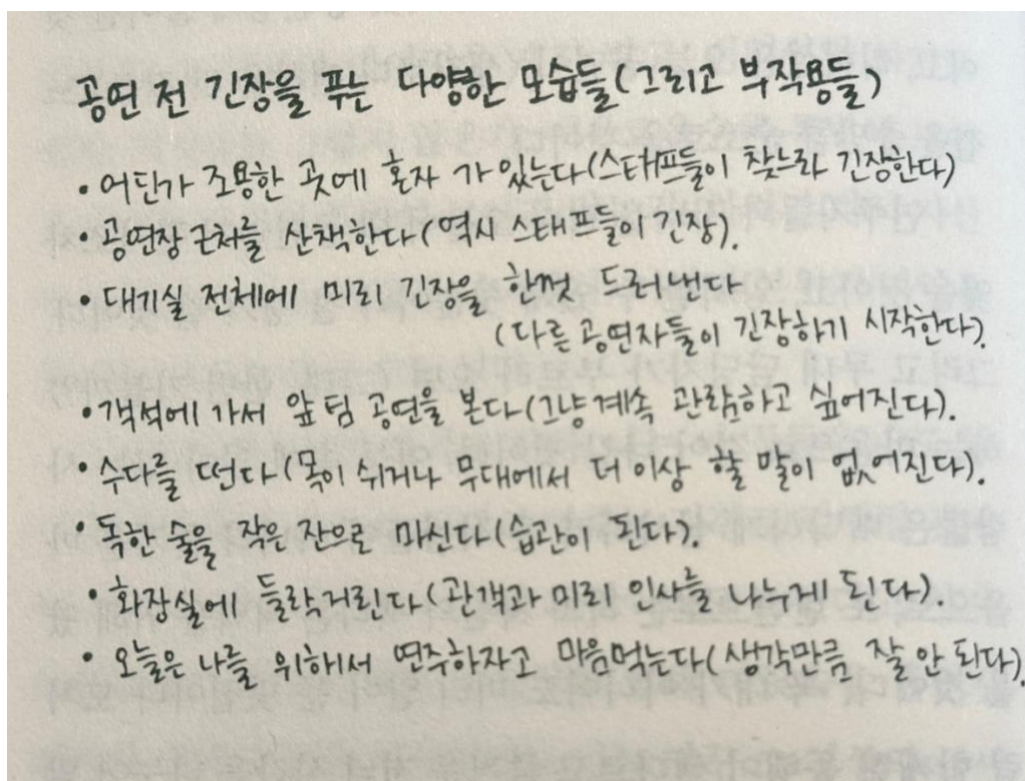
和演奏者们一起吃完晚饭，连今天是不是我的演出日都快忘记了，拿着牙刷轻轻松松去刷牙了。等到舞台负责人过来叫我的时候，我就抱着“就这样上吧”的心态上场了。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不是过来审查我的，而是抱着愉快的心态，为了各自多彩的夜晚才过来的。即使不是来看我的演出，也会选择已经打听好的美食店之类的地方同去，分享与众不同的愉快的晚餐时间。

上台之后我会快速扫一眼后面的演奏者稍微放松一下，好好地唱完几首歌之后，会觉得演出越发顺利，但这个时候就会想不能太急，得慢慢来才行。

午夜时分，我带着乐器回家的时候，我对自己演出的评价总是一样的：“是安然无恙，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故的一场演出。”然后把充满紧张感的和弦乐谱、题词、节目单全部扔在了书桌上。

演出前缓解紧张的各种样子（以及副作用）

- 一个人跑去安静的地方呆着（职员们为了找我很紧张）
- 在演出场所附近散步（果然职员们很紧张）
- 在待机室附近跟其他演出者说自己很紧张（其他人也开始紧张了）
- 去观众席观看前一组的演出（变得想一直坐在那里看）
- 找人聊天（得让喉咙休息一会，不然舞台上根本说不出话来）
- 喝很小一杯酒（成为了习惯）
- 进出洗手间（这样会提前碰到观众打招呼）
- 今天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演奏（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



涉外的技巧

一般来说涉外联系都是通过电话来联系的。

